



首都演艺周刊

Beijing Performing Arts Weekly

总第237期 今日4版 每周五出版
联合主办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
主编 卢扬

B1-B4

2019.4.19

现代舞作为目前演出市场中的一股新兴力量，在行业以及内容创作者的推动之下，正在进行着演出场次和舞团运营模式上的自我突破。据北京商报记者统计，目前国内已经定档的大小现代舞演出共计十余场，对比几年前剧场内还无人问津的演出状态，现阶段的现代舞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扩大着影响力以及生存空间。



现代舞团的“冰与火之歌”

爆款演出一票难求

自1992年国内第一个专业的现代舞团出现以来，经过27年的蜕变，国内现代舞团总量已经有了明显增长，据北京商报记者粗略统计，包括广东现代舞团、北京现代舞团、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在内的一系列老牌舞团，国内大型现代舞团数量已经达到了12个。

不光是舞团数量上的提升，现代舞演出也逐渐开始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以最近开演的《白水·微尘》为例，这部由云门舞集进行创排的现代舞剧，在创始人林怀民“谢幕演出”的加持之下，早在4月初便有三档价格的门票售罄，在开演前日，据票务平台大麦网显示，4月18日、19日、21日的三场演出中，七档价格的门票均已售罄。

源源不断的内容通过创作者呈现在剧场之上，使得现代舞行业所获关注度逐步提升，而这个“洒脱”、“不拘一格”的舞种让一些观众在走进剧场的同时萌生了学习的想法。截至目前，在大众点评中搜索“现代舞培训”，光北京地区就有616个形形色色的相关用户出现。其中除专职的现代舞培训机构外，甚至有街舞工作室也开始承接现代舞的培训，并且培训的跨度较广，从幼儿到成人、从专职到业余，在市面上基本都可以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现代舞培训机构。

刚刚成立自己现代舞工作室一月有余的路先生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我最初是一个驻团舞者，因为觉得舞团内的创作环境更为纯粹，但随着在行业内的时间越来越长，个人的创作欲望也就逐渐强烈起来。就在最近，我和几个朋友终于决定自己出来开工作室，一方面能做一些属于自己风格的舞蹈；另一方面还能接到一些培训类的活儿维

持创作。”

在投资分析师徐立坤看来，随着现代舞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创作者都希望能将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走出舞团成立工作室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现代舞行业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大量的扶持资金、培育计划也从关注现代舞团本身开始逐步向资助个人项目迈进，行业环境不断趋暖让现代舞正在寻求着更多落地方式。

多面运营抗衡成本

一直以来，现代舞以不受拘束著称，这也让现代舞团在前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灵活组合”的现象。演出行业分析人士黎新宇向北京商报记者说道，“目前市面上较为常规的工作室都会长期租赁一个排练场地，在资金的驱动之下，个别工作室会签数量不等的驻团演员保证日常演出，在进行大项目时再去进行演员招募。而有些舞团则会因单个项目而成立，但这种舞团并非持续性的，更多是以项目进行牵头，当演出到来时才有机会看到舞团的完整面貌，其余时间舞者是以其他工作为主。”

随着行业内的多方推动，目前现代舞行业主要已经形成由大型舞团、舞蹈工作室以及独立编导、舞者三足鼎立的局面，现代舞演出也从曾经鲜少有人观看逐渐受到了大家关注。

但在生存空间越来越大的同时，行业发展不充分、商业化运营缺失以及成本的巨额压力也成为了现阶段舞团、工作室经营者最为“头疼”的一个事情。北京商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九成的现代舞团都无法通过演出本身进行盈利，“没钱、没场地”依旧是大部分舞团、工作室的常态。

某现代舞工作室创始人礼立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对于目前一个中型

剧场的现代舞作品来说，创作成本仅在十几万甚至几万左右，但即便是成本已经一压再压，在这基础上再去寻求创作资金仍然是很困难，并且目前大部分舞团、工作室的创作资金都放在了内容之上，所以演出的前期宣发环节是缺失的，资金的紧张状态也不允许舞团拿出大笔的资金进行商业化运作”。

而当提到目前现代舞演出的上座率，礼立的声音稍显低沉：“虽然演出市场的情况在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变，但演出的售票率一直都不是很理想。如果一场现代舞演出没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噱头，是很难把票卖出去的，像开心麻花、蜂巢剧场这种类型的话剧已经形成品牌效应剧场，基本在线下演出中看到满座的观众，但对于现代舞来说，有些演出甚至都无法达到50%的上座率，如果一场演出能达到70%-80%的上座率都是非常不错的票房成绩了”。

剧场租金昂贵，服装、道具、创作以及演员都需要成本，仅依靠演出的盈利极难抵消舞团的大部分支出，而演出之中常用的商业赞助手法对于现代舞行业来说也是举步维艰，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给一些现代舞演出进行赞助和植入未必能达到宣传和营销的作用，现代舞演出商业化运营缺失的背后隐藏的仍是资金上的巨大缺口。

多元题材聚焦当下

在此次接受采访的几位经营者中，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在向北京商报记者传递一个信号，观众对于演出本身的反馈是极为重要的。“在较为繁荣的国外演出市场中，观众经过多年的熏陶，愿意走进线下去关注一些小众艺术，但国内的观众群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培养。目前国内的文娱消费还是主要停留在放松式的状态之

上。”礼立如是说。

现代舞者孙汝雪则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现代舞的创作和其他舞种的创作区别在于它不用建立在传统元素基础之上进行创作，现代舞是更为多元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有情感表达冲动都可以参与其中，有用肢体表达、传递思想的欲望就可以慢慢通过一些系统性的训练走进这个行业。现代舞不光是在‘玩儿’身体，而是需要更多运用肢体去诉说内心的真实感受”。

现代舞区别于其他舞种的一大特点是很少有肢体上的硬性标准，但展现在舞台之上的每个动作都不是无意义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是由内心语言转化为肢体表达的方式，也正是这种更为主观的表达，让很多观众处于看不懂的状态。“语言系统中的‘我爱你’，在单一语境中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但在舞蹈演员的呈现中，一定不是千篇一律的，由于创作者和观众的生活状态、生活经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一些表达的创作者的呈现和观众的理解上也是有一定区别，所谓的‘看不懂’也算是给观众留有想象空间，不一定看得懂就是好的，观众通过舞者的表演进行自我反思也挺好的”。孙汝雪如是说。

在礼立看来，对于观众来说，提起现代舞，惯性思维会使其过多纠结这部舞剧究竟能否看懂，但舞蹈本身就是以肢体去诠释语言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如果观众能先静下心来，随着剧目本身去感受舞台之上的舞者对于情感表达将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目前现代舞的题材已经变得多种多样，很多现代舞剧都是在努力地表达当下，在一个编导仅能代表一个舞蹈风格的行业里，观众还是应该走进剧场感受现代舞的更多形态”。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穆慕